

语言属于女人

——王洁散文集《风过留痕》序

蒋子龙

不知是历史上的诸多文学奖培养了一批活跃于当代文坛的年轻作家，还是这些出色的年轻作家支撑着这些文学奖？我是在四川眉山举办的全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的颁奖典礼上结识了手捧获奖证书的王洁。近年来她还获得过全国青年散文大赛的银奖、“漂母杯”全球华人华文字母主题散文一等奖、全国职工散文大赛和全国海洋文学大赛的二等奖，以及“丝路散文奖”的最佳作品奖……正应了一句俗语：“拿奖拿到手软。”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先生似乎是为成全我的好奇心，嘱我阅读王洁刚编好的散文集《风过留痕》，如有所感，便成文以为序。

令人颇为惊异的是，这部书稿竟真的是“落花”缤纷，满地铺香。作者似有“少年弟子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的历练和顿悟，书中人世百态、自然万物，无所不包。“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这是鲁迅为散文定下的概念。写散文感到最容易的是这八个字，最难的也是这八个字。可以自由舒张、汪洋恣肆，但要辞章谨严，意境深邃。如王国维所言“散文易学而难工”，既是大家的，又是大家的。王洁依傍现实，遐思纷飞，语风亮丽，娓娓而谈，读来清新而隽永。

像《寻找，那消失的蓝天》，由雾霾写到筑路工，由城市里伤痕累累如破抹布般的蓝天，写到草原上明净的夜空，“琴声渗入草原的肌肤，花草也为一振，荒野变成梦园。”意境转圜，任由驰骋，支撑和润滑这文思驰骋的，是作者的情感。散文最重要的元素是“较真”，要真实、真切、真挚，关键时刻甚至要“赤裸裸地表达”。现代人容易神散、心散、情散、事散，而散文虽“散”，却提供真情，提供一点精神、一个思想、一种智慧或一件事。而且表达的精彩，或辞赡韵美，或天矫奇崛。因此也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最为灵活便捷地反映了现代人掩藏在散漫外表下的紧张、浮躁和不信任情绪。这也正是在“文学被边缘化”的抱怨声中，散文却有足够的定力并能保持其应有生命力的原因。

《懂懂戏曲时，已是戏中人》，只这题目便道出了一个极普遍却又未被入道破的世间现象；入戏便是入世。“绯红色的脸颊，写满了青春烂漫。粉色罗裙摇曳起乡间的风，俗气中不乏某种生动。他们于嬉笑怒骂间演尽人生百态，片刻的光阴里已将众人的生活囊括其中。他们像行走在自然中的诗人，吟唱着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故事。众人痴痴地陶醉于其中，随他们哭，随他们笑，随他们在别人的经历中醉生梦死一场。”说得俏皮，舞台上的戏曲，反倒能给人以某种厚重的现实感。此文的新意也在这里。文字过于华丽矫饰固然是行文大忌，但也绝不能太过平淡浅薄，散文就该是美文。



王洁散文中写人物，似更擅长。《土墙下，那个微笑的失语者》，更像是一台人生大戏的一个场景，标出了环境、背景和人物。一个自小善良聪明的哑巴，乐意对所有想指使他的人做事。长大后为了能讨上媳妇，更是向所有乡亲示好，挥霍自己的善良和体能。所有人都都在利用他的善良，却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把自己的姑娘嫁给他。到后来他见娶媳妇无望，竟将自己变得女里女气，希望有人将他娶回家……聋哑者的世界本来是安静的，谁叫他处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人的变态也剧烈，失语者尤甚。

书稿中的一组人物散文，最见王洁的风格和才情。或一个生活片断，或简洁地勾勒出一生……如旁到近于绝境的林嫂，作者倾诉的是一种深切的无奈；《枣树下的五奶奶》则表达了一种透骨的苍凉……但作者一直娴熟地拿捏着散文的尺度，忽而贴近，忽而疏离，或文笔发强刚毅，或语气宽容温厚。不絮叨言教，又不使自己陷入词汇的泥沼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清简秀媚的语态。

“语言属于女人”——此言确乎不虛。感觉应笔而生，文字顺笔流淌，完全自然，完全诚实，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丰富感和变化感。

读着王洁的散文，不免思绪活跃，拉杂写来，

书海拾贝

耕

山下，不服老的老汉叫着旱烟
舍不得老黄牛，他多半辈子亲密的伙伴
在一小块平地上，扶犁，扬鞭
悠悠，悠悠，耕来，耕去
那心里啊，美滋滋，别提有多么舒坦

山上，机耕队的青年有胆有识
决意退耕还林，还要引水上山
铲土机高举大铲掀起落落
小铁牛拖着机耕犁银光闪闪，零散的山坡地翻了身，被连成平展展的一片

要让不打粮食的山地焕发青春
一层层，栽上果树、药材、花卉
一层层，植上黑松、白桦、云杉
变成一条条郁郁葱葱的绿林带
变成一座座香飘大都市的花果山
天高云淡，阳光灿灿，新春好暖
他们撸起袖子，加大油门，干得欢欣

塞北之春

田牧

在一片翻新的土地上，层层登高
高亢嗓门，把喊惯了、跑了调儿的
流行歌曲，一声声——
使劲儿吼上了天！

插杨柳

春雨蒙蒙，茅芽探头
快啊，快到河边，去插杨柳

脚印儿踏过湿润的河滩
青年们扛来一捆捆杨柳枝干

泥里也插，沙里也插
那青青的枝干，插上就发芽

一枝枝，都是鲜活的绿色画笔
描绘着，大地上一幅绿色的写意

一行行，都是长长的绿色诗行
抒写着，最为现实的绿色梦想——

白杨钻天，绿柳成荫，河水里
碧绿的明镜中，倒映着蓝天白云……

香雪海

一场场的雪花
挂满了枝杈
一经风吹日晒
却都，凋谢了

唯有这一场
在枝上坐稳了
雪花们得意地
笑着，多么开怀

风吹来
放眼望去
满山遍野
铺天盖地的白

待一只只粉蝶，翩翩
飞落于花上，才弄明白
原来，这是一望无际、涌动的梨花
雪白雪白、喷香溅玉的——香雪海！

桃花春

胡容尔

只要桃树站着，只要还有绿色的呼吸，它就会喊桃花回来。桃花无论走得多远，都能听见桃树的召唤，也会记得回家的路。

桃花是装点春天额头上的古典流苏。它从诗经、从秦文汉赋、从唐诗宋词、从明清小说里，风雨兼程，一年又一年，按时往回赶，赶了几千年的路。

地气回暖，春风过境，夜雨小湿。拂晓的桃花，沾着星星点点的露珠，打开蜷缩的蓓蕾，不等叶发便盛开了。这一开，满城桃红如潮，桃花划一叶小舟，行走在旖旎的花海中。

春日融融，霓裳袅袅，羽衣片片。桃花朵朵开，或单瓣或复瓣，团团簇簇。粉里透红的肌肤，水嫩柔软、明媚，吹弹即破，惹人怜惜。花开浩荡，声势如瀑，从树冠飞流而下。凝神之间，依稀可闻可辨桃花流动的声音。忍不住拍下一朵，指缝里霎时沁着一汪水，是浅红的胭脂色。放入口中，初时是几缕苦涩，之后有淡淡的甘醇萦绕，仿佛人生或爱情的况味，苦尽甘来。

外婆在世时，会摘下桃花煮粥，名曰：采春。粉嫩的小花朵在汤汤水水中驾着筋斗云，浸透民间烟火，素朴近人，暖胃暖心。杏仁般微苦的滋味里，藏着医者仁心，可活血化痰，疏通经络，“令人好颜色”。桃花在医典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桃花亦是缱绻物。林徽因写桃花，是“一瞥多情的痕迹”。《红楼梦》中，“花谢花飞花满天”，黛玉葬花，葬的是飘落的桃花，桃花见证了宝黛纯真而忧伤的爱情。仰望桃花时，总会想起《花一开满就相爱》这首歌：“春的风，绕过我裙摆。雨停了，天显得好空。那爱呢，它在热闹什么。回忆它留下了指纹，并没有给生活淹没，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人大约会像桃花一样，开过一次或几次明艳的爱情吧。就算零落成泥，也不至于让生命虚空。

万物有灵。水畔柳绿桃红，含露凝露。柳树垂下万千情丝，碧绿的丝绦临风探水。桃花则身披一袭粉色的春衫，将婷婷的花影倒映在水中，如临水照花的女子，楚楚动人。

张爱玲的散文《爱》中，以桃树为背景，铺开一个唯美凄凉的爱情故事。她用了简笔写意勾勒出这样的场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只有十五六岁的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之后她看到了对门的年轻人。此前他们从没打过招呼。但就在那天晚上，“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声：‘哦，你也在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后来这女孩子被拐卖到外地做妾，又被多次转卖，尝尽生活的苦痛。但在她心底，一直深藏着那年桃树下情窦初开时的那点微甜的爱意。

想来那个春天晚上的桃树，定然满身繁花吧。我在文字中捕捉到的，是放映在眼前的一组镜头：穿着月白衫子、手扶桃树的少女，被头顶嫣红的桃花映衬着，粉面桃花，美得令人心酸。花开了，但没结果，依然若失。她终究与想要的爱情背道而驰，南辕北辙。遗憾，也不遗憾，毕竟她在桃花下遇见了她想遇见的人，而遇见本身就很美丽，好像桃花一瓣一瓣地打开，让她时常走进记忆里，无数次地看到那树，那花，那人。聊以取暖，驱赶漫长岁月里的寒意。

灿然的桃花，成了衬托故事中朦胧纯洁爱情的一抹亮色。我想，没有什么花朵，比桃花更适合站在爱情的身旁。甚或，桃花与爱情，就是一朵双生花，结成一体，不分彼此。

记得电影《无极》中吸引我的，是爱情的百转千回与营造的精致瑰丽的画面意境。夺目的是桃花出场的一个片段（抑或我的幻觉）：在一池碧绿的春水中，王妃倾城沐浴着。夹岸的桃花，开得熙熙攘攘，像大片的火焰，烧得人心旌摇曳。粉红的桃花瓣儿，随风鸟泱泱地漂在水面上，荡荡漾漾，覆盖住她洁白的肌肤和乌黑的长发。最震撼的一幕在结尾：落花如雨。昆仑穿上黑袍子死而复生，电闪雷鸣中，河水咆哮着倒流。昆仑抱起倾城深情地对她说：“我要给你另外一个一次选择的机会，命运可以改变。倾城，就像时光有时倒转，春天雪花飘飘，生命可以从头来。”他背负倾城腾空而起，像一对比翼的鸟儿翩然飞向光明的新天地，只留下一树孤独鼎盛盛的桃花，在风中久久地伫立着、飞舞着，四散飘飞的细碎花瓣与晚霞一道，染红了无涯的天边……

多么惊心动魄，倾城终于等到了真爱。桃花在最后出现，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爱和生命的璀璨，真挚的爱情终于战胜了命运的魔咒。桃花成为拯救灾难的天使的象征。

桃花和爱情都有着古老而鲜活的心跳，遵循天道和人道固有的法则。桃花有道，它是春天唇边扬起的明亮的微笑。

冰心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是纯粹而高尚的，不应该有额外的添加剂。桃花在人与人之间受结伴而行，来这红尘深处慰藉痛苦、予人温暖。

认识桃花，年复一年，每次与它重逢，都如初识般怦然心动，胸口涌动着欣喜和感动。

陌上花似锦，采摘一枝春。我以为，春色十分，桃花可独占七分。其余三分，留给热闹热闹的迎春、连翘、杏花、梨花、樱花、玉兰、海棠等演奏着春天美妙交响的群芳乐队吧。暗香疏影，春华妍妍。也不可怠慢了其他花朵，紧赶着它们绽放的脚步，走马观花，殷勤探看。

心香一瓣

穿越时光隧道，早在六千多年前，逐水而居的先民们就在这块濒临大海、水源充沛、草木丰茂、四季分明的土地上，耕耘着，创造着。

一九九三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高邮龙虬庄遗址，填补了江淮东部文化的空白，被考古界誉为“江淮文化之花”，其出土的碳化稻将人工培植水稻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文明的种子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生根发芽。

吴王夫差筑邗沟问鼎中原，给这块古老的大地赢得了一次历史性机遇。邗沟汤汤，杨柳依依，因此有了秦始皇“筑高台，置邮亭”，高邮崛起于江淮大地，与邮结下了不解之缘。高邮亦称秦邮由此而来。

自此汉、唐、宋，历朝历代，无不在高邮留下绚烂的文化。汉广陵王墓、唐塔宋城、明孟城驿、清代当铺……名胜古迹不可胜数，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不由赞叹：“高邮文物，号称名区。”

神山爽气，璧珠流光。高邮以河湖相连、风轻云淡的自然禀赋和晴耕雨读的人文情怀，培养了一代代杰出的人才，同时也培育了高邮鸭、高邮双黄蛋、“高邮湖三白”、优质稻米等很多奇珍异物，成就了鱼米之乡的美名。

宋代婉约派词宗秦观，明代散曲家王誉、宰相汪广洋，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及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白衣圣人吴登云、中科院院士乔登江，都是地地道道的高邮人。他们无不在其从事的人文或自然领域出类拔萃，无不展示着高邮人敦厚质朴的品格。

行走高邮，明清运河故道与京杭大运河并行，唐镇国寺塔与明净土塔隔河相望，南大门大街、北门大街古韵犹存。城南的孟城驿规模宏大，城北的清代当铺规制完整。最是古文游台巍峨耸立，四贤雅集，佳话久长，引得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连，吟诗高吭。

历史遗存里释放的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与典雅。

勤劳智慧的高邮人，不负历史重托，在革命建设时期，演绎着新的传奇。雪枫大学培养了大批革命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在这里结束。历史文化名城染上了殷红的色彩。

行走高邮城乡，你会发现，高邮这座古老的传统农业大县正迈进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大道上，以“崇文尚德、求真务实”的精神建设

高邮赋

姚正安



现代化的强市。农业“接二连三”，工业构建“4+4”格局，以文化旅游为突破口的新型服务业渐成气候。

城区高楼林立，文体设施遍布于古城新区，居民的幸福指数逐年上升。乡村整洁亮丽，产业布局各具特色，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年提高。

产业强，事业旺，党风正，民风纯，是现代高邮对历史的传承和发扬。高邮连续多年跻身城市竞争力百强，人民幸福指数居百座城市之二十六位，先后获得世界遗产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生态城、国家卫生城市等多项殊荣，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些是对过往实践的最好总结，也是对辛勤付出的最佳褒奖，也是新时期新常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新平台、新起点。

高邮是历史的赋予，也是高邮人民对历史的承诺。

灯下漫笔

多年父女成兄妹

游宇明

女儿在微信上发截图过来，图上是自己的体重、脂肪率、肌肉量、水分、蛋白质等指标，接连发了三次。我明白女儿的意思。她寒假给我买了一台华为体脂秤，称了体重，手机上只要装有APP、接上蓝牙，就会呈现人体即时的九个指标。当时女儿也想给我装一个APP，我嫌占空间，没同意。

女儿常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个不听话的人，小时候不听父母的，现在不听崽的。这话委实冤枉了我。孩提时代的我确实调皮捣蛋，将小石子丢进稻田、扯同学辫子、骂同学粗话之类的事没少干，但逃学、离家出走、偷东西这样严重的事从不敢做，换句话说，我的顽皮是有底线的。至于现在不听崽的，也不全面。我未必会笑纳女儿的每个建议，但一旦涉及她本人，最后几乎都依从了她的想法。

上研究生时，女儿很盼望搬到留学生楼去。她所在的那所北方大学研究生宿舍无淋浴设备，洗澡得进学校大澡堂，而大澡堂的开放时间有限制，常出现这样的情形：需要洗澡时，时间上与其他活动相冲突，时间充足有时又不需要洗澡。女儿从小生活在江南，读大学也在省内，从来没遇过此等事情。住研究生宿舍与住留学生楼可说是搬一幢楼那样简单。研究生楼的住宿费非常便宜，一年一千一百元，三百六十五天都可以住；留学生楼一天六十元，除去寒暑假，读一年书就是一万五千元。想到女儿的困难，我二话没说就将钱汇了过去。

女儿硕士毕业是在二〇一六年三月，她想去韩国湖南大学孔子学院做汉语志愿者，我不太同意。

看女儿劝我装体脂秤APP那么苦口婆心，我终于再次听从孩子的意见，悄悄下载了一个。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父亲，非常清楚孩子不会永远是小孩子，他们会长大、成熟，会有比父母更多的知识、更高的智慧，自然，他们有时也会遇到难处，需要父母出手相助。做父母的不能自以为是，而要将孩子视作平等的个体，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体悟他们的所思所愿。

有人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则是多年父女成兄妹。

岁月如歌